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第一輯

余 貽 澤 編 著

中國土司制度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滬一版

中國土司制度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五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主編者	中國邊疆學會
編著者	余貽澤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1801)

中國邊疆學會叢書總序

我們的邊疆，是我國土地的一部分，我們的邊疆民衆，是我國人民的一部分，一切統一，本來無所謂邊疆問題。不幸帝國主義者壓迫我國是先從邊疆下手的，在這一二百年之內，他們使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以求達到土崩瓦解的目的，實已形成了極度嚴重的局勢。當這魔手初伸進時，一般知識分子目覩危機，奔走駭告，想促起國人的注意。所以清代道光咸豐年間，雖值漢學極盛之後，士大夫的中心學問是研經考史，和實際社會脫了節，然而究有一般漢學家跳出傳統的學風，在古學之外更注意到當前的邊疆情況，像張穆著『蒙古游牧記』，祁韻士著『藩部要略』，何秋濤著『朔方備乘』，魏源著『聖武記』，龔自珍著『蒙古圖志』和『西域置行省議』，這就證明了他們感覺的敏捷和對於時代的正視。當時有了這一點研究基礎，論理早該激發朝野的同情，加以開發和防範，把我們的邊疆問題掃除淨盡。無如我國積習太深，這少數的知識分子的呼喊，總驚不醒多數人民的濃睡，到了光緒年間外患更酷烈的時候，研究邊疆的空氣反而沉寂下來了。一望近數十年來帝國主義者的調查工作和出版物，好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的，真使得我們又痛恨又慚愧，痛恨的是這般反客爲主其結果必然是盜憎主人，慚愧的是我國太沒有人只有靜待着他們的

欺侮而已。

古人說得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敵人對我們不懷好意，由來已久。滿鐵會社出版了無數種滿蒙調查報告，我們是看見的。他們的御用學者矢野仁一等發表了『滿蒙非支那領土論』，我們也聽見的。聽見了沒有表示，惹得他們的首相田中義一得意洋洋，上奏天皇，說我們已默認了。爲了我們這樣的麻痺，別人試探了渾若無事，這纔激動了敵國充分的野心而有九一八的慘禍和七七的奇變。這一次的戰事是我們有史以來未嘗有過的狂風暴雨，我們誠然是太痛苦了，然而一究這痛苦的原因，實在簡單得很，我們有了廣大的邊疆而不知道開發，也忽略了團結，帝國主義者怎肯不利用了這一個弱點而大行其掠奪呢！要是我們早能接受道咸以來先知先覺的指導而繼續努力，我們在自己的地方上工作，無論就哪一點說，總比帝國主義者容易萬倍，然而我們時時處處把工作的機會拱手讓人。籬笆不紮緊，鑽進野狗是必然的，這不怪自己怪誰？近年眼看東北被占據，內蒙的一部分被誘惑，又繼之以沿海一帶的淪陷，國府被迫而西遷，可說是我們空前的恥辱。然而否極泰來，空前的覺悟卻也由之而起，優秀分子都到了西北和西南，開發的事業着着進行，每一個國民的心瓣上都展開了『邊疆』兩字。大家知道要抵抗敵人必當從根本下功夫，這功夫便是敵人處心積慮已在我們的邊疆上埋頭工作幾十年的，現在我們該迎頭趕上了。所以這個時代是我們邊疆學的啓蒙時代，我們該捉住這全體國民的空前的覺悟而起作大聲的呼

喊，喚起一班內地的同志不辭辛苦到邊疆去，喚起一班邊疆的同志不阻於生活習慣的差異而樂於到內地來，彼此精誠無間，打成一片，從覺悟上奠定了工作的基礎，使得戰事終止之後，從此沒有邊疆問題，肅清了從前不幸事件的禍根！

清朝爲了統治的方便，不許人民有團結，集會給社干犯禁章，所以邊疆問題發生以後，張穆何秋濤一班人雖是熱心，只可人自爲戰，無法組織團體，分工合作，把一個人擔負不起的事情由一個團體來擔負。現在清朝倒了，我們國民獲得了集會的自由，而解決邊疆問題乃是一件大事，必得有了系統的組織，方始可以發揮偉大的力量。我們感到這一層需要，所以守鈺奮生於民國三十年在陪都集合同志發起中國邊疆學會，同時鶴天在榆林，頤剛在成都，彼此不謀而合，都成立了同樣的團體。會名是一致的，宗旨是一致的，準備擔負起的任務也是一致的，這真可說是一樁奇巧的事情。然而這是奇巧嗎？乃是時代的需要如此，不容我們不如此，這需要太迫切了，它逼得我們非接受這任務而立刻發動不可。用宗教的話來講，這就是上帝的默示。個人縱有微勞，然而太渺小了。我們爲了發揮更大的效能起見，經三方面往返協商，這三個學會就匯合而成爲一個整體，推陪都的會爲總會，榆林的爲陝西分會，成都的爲四川分會，會員陸續登記，現有六百餘人，包涵了邊疆的領袖人物和內地的黨政軍教各界人士以及對於邊事深感興趣的青年。固然經費不充裕，各種計畫尙不能如願進行，然而大家本着救國建國的熱忱，要從邊疆工作上來負荷起

時代的使命，這一個目標是完全沒有兩樣的。

在本會成立宣言中，指明我們的工作共有五項：一是促進民族的團結；二是考察邊疆的情形；三是研究建設的方案；再有兩件是關於出版的，第一項是編纂邊疆叢書，第二項是發行邊疆期刊。兩年來，在期刊方面，總會有『中國邊疆』月刊，陝西分會有『邊疆』雙週刊，四川分會有『邊疆週刊』。現在這一部叢書的編輯，也是實踐這預定工作的一個表現。本會的會員，有些久在邊疆做實際工作，有些雖未久住邊疆卻也作過萬里的遨遊，他們都有豐富的經驗和閱歷，有些雖未深入邊疆而確是對於這問題研究多年的，也有不少的心得，把這類材料寫成著作，自可供應大時代中人們的渴望。現在先出第一輯十冊，大致偏於史地和政教兩類，各冊的分量雖有多寡而都可說占有相當的學術地位。我們還打算廣續作第二輯以下的編纂，把關於邊疆的政教、史地、經濟、社會、文藝、各部門的著作，在一定的計畫之下，分配在這部叢書裏。這固然是一個奢望，但只需我們的工作能隨着時間而推進，會內外的專家肯給予以扶助和指導，這原是一個很平常的希望。

本會叢書承邊事專家及會員諸君子惠賜佳著，又承正中書局予以出版的便利，我們敬在這裏致無盡的謝意。『學術切於人生的日用，文化歸本於建國的基業』，這是總裁在『中國之命運』裏所指示的，正道出了我們編輯這部叢書的苦心。我們要使已未賜稿的同志都秉着這個宗旨而奮鬥，我們要從邊疆的學術文化裏造起廣博的建國基業來。我們決不願

使道咸間的先進專美於前，也必不肯讓帝國主義的御用學者懷着惡意在我們的旁邊越分包辦，我們要挺起脊梁，鼓起勇氣，用了自己的一點一滴的血汗來盡瘁於這方面的工作，爲後來人闢出一條大道。我們知道，學術工作不動則已，只要動了，總是會前進的，後人是一定勝過前人的，我們酷望後起的人們把他們血汗造成萬分光華燦爛的研究和著作，由他們的精神感召而把現在號爲荒寒的邊疆建設得美麗輝煌。但我們處在這時代也不該妄自菲薄，我們要盡力抓住了這時代的共同的嚮向而完成一個啓蒙運動，不虧負這時代，把我們工作的成就貢獻國人，作他們認識邊疆和建設邊疆的必要的初步參考資料。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中國邊疆學會趙守鈺顧頡剛馬鶴天黃奮生同序。

例言

一、中國西南各省居民中之如苗、僛、夷、僛僛、番等，尙有部落組織，其酋長受歷代中央政府之委任，有其特殊官爵名位。又歷代中央政府往往封有功漢人，統治邊地。此二者世代相傳，稱爲土司。故土司爲封建制度。

二、本文研究土司，用敘述方法，探討其起源、制度、沿革、現狀、改流及建議。其目的在研究何謂土司，歷代之對策，及今後應採之策略。

三、土司之成立，乃因西南部分，山險水阻，種族複雜，交通不便，習俗語言不同；中央政府乃封其土酋大姓及有功漢人，領地治民。本文先敘其起源。

四、明清兩代，始有土官條例載於會典。明代土司勢盛，清代較爲順服。對土司策略，清代較明代爲積極。土司至明清始爲中國政制中之固定官職，本文第二章述兩代之制度及其批評。

五、土司之數，多至五百以上，占地及四五省，統治種族近十餘種；有自唐代以來相承襲者，有明清兩代設立者。本文第三章敘述各土司之世系，轄地、管民、納賦等。今日尙存在之土司，亦盡量述及。

六、土司之消滅乃爲改土歸流。亦爲明清兩代對土司之有效對策，本文第四章述其大概。

七、今日存在之土司，各省政府對策不一。但苟欲開發邊地，鞏固國防，則非廢除土司不可。本文第五章乃討論目前之對策及改進之建議。

八、燕京大學法科研究所主任徐淑希教授對於作者多所指導鼓勵，感謝之至。教授吳其玉先生於本文組織方面賜示改正。禹貢學會理事長顧頡剛先生，考試院陳委員長大齊，新亞細亞學會魏崇陽先生，均盛意扶助作者旅行搜集材料，特此致謝。

九、作者爲搜集今日土司現狀及各省對策材料，曾親赴川康滇各省調查。蒙各省府長官賜示，供給檔案閱讀，特此致謝。

附錄

- (一) 元代遠服各官統計
- (二) 明代土司統計
- (三) 土司承襲清冊樣式
- (四) 土司號紙樣式
- (五) 清代土司分布圖
- (六) 土司印信及民國新職印信式

參考書目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緒言

中國西南各省（四川、雲南、貴州、西康、青海等）有土司官職。本文係在研究此等官職之起源，在明清時之制度，各土司之沿革，現有土司之情形，改土流之結果及今日應採之策略等。

我國自唐宋以來，對於西南部分之土著民族，向持羈縻政策。對部落酋長則賜以官職名號，使其治理土民。其中封官約爲三種：一、土官如土知府，土知州，土知縣，土縣丞等文官之類；二、土司如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指揮司等領兵之官，爲武官之類；三、土吏如土巡檢、土典吏、土驛丞、土主簿等吏目之類。官職雖分三種，而一般人統稱土司。本文亦沿用慣例，故用土司制度一詞。以後本文內所謂土司，除特別指明者外，皆泛指上列三種官職而言。

二十四史中：自明史始有土司列傳。實則土司之起源，遠在漢與唐宋之時。我國西南部分，原有土族（如苗、夷、僮僮、羌、西番、傜等。）生長其間，亦各有其部落組織。酋

長階級，常與中國發生關係，此卽史書所謂之西南夷也。

漢代以前西南各部落，其土著酋長常自立爲王。故史記謂「西南夷，靡莫之屬，滇以北各地之君長，各以計數」。可見其在漢使未通以前，西南各民族部落，大半皆獨立自主，與中國政府並未有若何關係。以後中國政治勢力漸入，始或郡縣其地，或羈縻其酋長，或擇漢人之立有軍功者，封官以守禦其土。後二者歷代相傳，子孫世襲，遂成爲今日之土司。而其固定官制，品秩規章等自明代乃有定例。此土司一詞始見於明史之由來也。

土司與西南民族，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所謂西南民族者，係指中國西南各省土著之居民，其中如四川之苗、羌、僰僰、土番；貴州之苗；雲南之夷，苗；廣西之徭；西康之番；青海之藏；甘肅之土番等。此數省區，爲高原地帶。崑崙山脈，秦嶺高峯，苗嶺、岷山諸脈，西康高原各山，起伏其間，爲全國各山脈之起源。除成都昆明二平原外，所在皆爲崇山峻嶺；黃河、金沙江、珠江、蜿蜒東流。鴉嚨江、瀾滄江、怒江、烏江、大渡河等，縱橫其間，又爲全國各大川之源流。因山水之險惡，自古喻爲蠻荒瘴癘之地。行人卻步，官吏視爲畏途，任其土著民族爭長其間，蓋已歷有年所矣。

使無西南民族之部落酋長，則無羈縻之官。使無西南山水之險惡，則無羈縻之必要。我國史書常載有蠻夷特險爲患；朝廷不願興師勞民，乃設立土官，以領其衆。歷代如此，至明時始成爲一種固定官職。本書第二章特說明西南民族與中央之關係，藉以明土司之由

來。

第二節 歷代西南民族與中央之關係

(一)

人類聚族而居，卽有社會；有社會，卽有主宰之權力。此種權力，在初民社會中，恆執之於一家一族之長者，或有力之巨人。西南民族刀耕火種，或游牧爲生；如西番，羌，僮僮。或依食自然界；如苗種之射獵，濮夷之捕魚。亦有耕作極幼稚之農業。經濟慾望單純，智識文化落後。社會組織亦極簡單。崇信鬼神，拜服強力。壯而悍者得爲首領。世世奴役其人民，俾供其犧牲。人民頭腦幼稚，亦代代任其驅使而不怨。觀歷朝記載，可知西南民族之興衰，與各土酋之存亡至有關係也。

西南民族中各大姓，世世宰割其地；吾人於正史中，所知者亦已不少。彼等在各自部落內，擁有相當兵力，發號施令，儼然一土皇帝也。及至與中國接觸，或畏威而先投順，或反抗失敗而後歸降。然無論僅屬羈縻或改爲縣治，彼大族之勢固未嘗消滅也。待時而動，叛服不常。此一過去西南邊地之所以多患歟？

西南民族中之土酋大姓，最著者如：

漢時之夜郎：「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一）

唐之東謝蠻：「其首領謝元深世爲酋長。其部落皆尊畏之。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也。貞觀三年元深入朝……以其地爲應州，仍拜元深爲刺史。」（二）

唐之南趙蠻在東謝蠻之南。「首領趙氏，世爲酋長。有戶萬餘。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領趙磨爲刺史。」（三）

唐之牂柯蠻等首領亦姓謝氏。「……謝龍羽大業末據其地。勝兵數萬人。武德三年遣使朝貢。授龍羽牂州刺史，封夜郎郡公。」（四）

新唐書言南平僚：「……有寧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以其帥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爲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五）

宋時西南諸溪峒：「……江北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凡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凡十一；總二十州。皆賜刺史，而以下溪州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彭氏自允殊、文勇、儒勇、……相繼爲下溪州刺史。」

「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爲王民。……南州諸蠻，自長州達於長沙邵陽，有溪峒，曰敍、曰峽、曰天賜、曰

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舒氏則德鄂、德言、君疆、光銀、田氏則處達、漢瓊、漢希、漢能、漢權、保金，向氏則通漢、光普、行猛、永豐、永晤，皆受朝命。」（六）

宋時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散掌州峒。太平興國五年……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州刺史。」（七）

元明兩代亦然。尤以明時田州之岑氏，龍州之趙氏，播州之楊氏；貴州之安氏；雜處兩廣，川雲諸大姓；畏威懷德，以次服屬。」（八）

雲南「有著姓曰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大，各世稱王。其餘諸侯以百數，居百夷。」（九）

此等大族大姓，其數不可勝計。要之一部落一酋長，故至少有一大族。西南民族中類種繁多，部落亦夥。有大敵一團者；如唐之南詔，宋之大理。亦有小至一村者，如五溪峒之各溪峒主。彼此少相交往，各理其事。中國政府雖賜其封爵，而對其內部事務，初不加干涉也。

（二）

楚威王便將軍莊蹻將兵循西上，略巴黔中以西地（一〇）是爲中原政治勢力侵入西南地